

談玉門油礦

宋希尚

長期暑假，老友過訪，豆瓜棚下，閒話三十年前西北掌故及玉門油礦往事。回憶民國二十七年，抗戰初期，余自昆明籌備滇緬公路特派員調長交通部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事，于一八一紀念日到差。翌年初夏，即奉派隨孫哲生（科）特使赴俄公幹，中秋節前後，由迪化從公路兼程趕回蘭州。道經玉門一帶，忽見路面上，目觀滿地油水，長達數百公尺，以致汽車浮滑顛波，危險堪虞……隨捨車詢問土人，爬山瞭望，一片油田，遼無邊際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蓋到西北一年來日坐愁城，寢食不安者即車荒與油荒，如何維持大西北後方之交通耳。二十九年，政府籌開全國後方運輸會議，奉召前往重慶出席，由委員長 蔣公親自主持，當呼名登台報告西北運輸情形時，余最後十分激動請求早日下令從速大規模開發玉門油礦，以副長期抗戰之國策。委座聞之，至為動容，即在主席桌上數次飛條台下，向第一排座上之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翁文灝有所咨詢。是晚，余接翁部長電話約談，知 委座已有手令下達，從速開發玉門油礦，至遷運機器事，由西北路局負責，共商今後進行諸事。因事出匆促，經濟部既無此項龐大預算，又無大批車隊與油料來

担任自西南至西北長途運輸機器之能力也。談至深夜，臨別握手，翁氏笑謂曰：「這件艱苦賠本工作，乃由兄自己討來的，本部實在無力可以相助，預祝順利完成，好自為之。」交我鑿井機器所在地等有關於資料一大包，在我滬蘭航行歸途中，余即草擬車隊集中，司機訓練，沿途加油與修理種種計劃大綱，并向交通部請示，經費調度辦法等等，到蘭州後，立即展開一切籌備工作，并在西郊十里店設立司機訓練所，在數百名司機中，遴選優秀司機三百名，分批予以嚴格的軍事訓練，所以在漫長湘黔途中，運輸既笨又重之特種器具，自始至終，未有意外發生，完全達成任務，真可謂靠天之福也。所幸資源委員會已于二十七年十二月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，派嚴主任爽，在老君廟主持其事，在經費萬分困難中，苦心策劃推進，但又恐敵機襲擊，嚴禁不許宣傳，因之外界絕少有何消息透露。至是，接到西南方面長途運達之大批鑽頭等機器，陸續不斷源源而至，遂得放手領導一羣青年工程師，羣策羣力，晝夜趕工，直至民國三十年四月，四口油井鑿成，油從井底，直沖冒出地上。不幸于二十一日凌晨，忽然發生大火，震驚全國，于是玉門油量之

豐富為世所共知，無形中取消了當日「中國石油在四川而不在西北」之傳言矣。往事如烟，可勝太息，今日回首，更覺感慨萬千！現在美聖若望大學薛光前博士，當日曾任交通部機要祕書，或可能記憶一二事也。

余來台以後，執教台大，忽忽二十餘年，因中國工程師學會開會關係，時與前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金開英兄會晤。他為我國石油工業專家，原任玉門煉油處長，成績卓著。某年，霍寶樹兄初次自美來台籌設中華開發公司，金君為之設宴洗塵，電余作陪，并申言此係霍君指定之陪客，務須光臨。屆時相見歡然，霍兄撫背緊緊握手曰：「老朋友別來無恙，還記得我們玉門作三日之遊乎？平心論之，微兄之助，油礦開發決無如此神速。」云：蓋霍君當年任中國銀行總稽核，代表該行前往玉門研究投資環境，與余同往油礦參觀之旅伴也。君為我國財經長才，今已歸道山，惜哉！

余一度曾長台北工專，該校有化工科，頗獲金兄之協助，某次邀余偕美國鑽井專家一羣前往苗栗參觀。數年前，他倡立中國石油工業學會，函請列名參加，余以外行，不敢濫竽，婉謝之，但他待人敦厚，故人情重，迄今每將出版之「石油技術新知」按期贈閱，至可感也。